列女傳/卷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列女傳

◀上一卷

卷之七　孽嬖傳

全書終

夏桀末喜

末喜者，夏桀之妃也。美於色，薄於德，亂孽無道，女子行丈夫心，佩劍帶冠。桀既棄禮義，淫於婦人，求美女，積之於後宮，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，聚之於旁，造爛漫之樂，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，無有休時。置末喜於膝上，聽用其言，昏亂失道，驕奢自恣。為酒池可以運舟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，觭其頭而飲之於酒池，醉而溺死者，末喜笑之，以為樂。龍逢進諫曰：「君無道，必亡矣。」桀曰：「日有亡乎？日亡而我亡。」不聽，以為妖言而殺之。造瓊室瑤臺，以臨雲雨，殫財盡幣，意尚不饜。召湯，囚之於夏臺，已而釋之，諸侯大叛。於是湯受命而伐之，戰於鳴條，桀師不戰，湯遂放桀，與末喜嬖妾同舟，流於海，死於南巢之山。詩曰：「懿厥哲婦，為梟為鴟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末喜配桀，維亂驕揚，桀既無道，又重其荒，姦軌是用，不恤法常，夏后之國，遂反為商。

殷紂妲己

妲己者，殷紂之妃也。嬖幸於紂。紂材力過人，手格猛獸，智足以距諫，辯足以飾非，矜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聲，以為人皆出己之下，好酒淫樂，不離妲己，妲己之所譽貴之，妲己之所憎誅之。作新淫之聲、北鄙之舞、靡靡之樂，收珍物，積之於後宮，諛臣群女咸獲所欲，積糟為邱，流酒為池，懸肉為林，使人裸形相逐其閒，為長夜之飲，妲己好之。百姓怨望，諸侯有畔者，紂乃為炮烙之法，膏銅柱，加之炭，令有罪者行其上，輒墮炭中，妲己乃笑。比干諫曰：「不脩先王之典法，而用婦言，禍至無日。」紂怒，以為妖言。妲己曰：「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。」於是剖心而觀之。囚箕子，微子去之。武王遂受命，興師伐紂，戰于牧野，紂師倒戈，紂乃登廩臺，衣寶玉衣而自殺。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，斬妲己頭，懸於小白旗，以為亡紂者是女也。書曰：「牝雞無晨，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。」詩云：「君子信盜，亂是用暴，匪其止共，維王之邛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妲己配紂，惑亂是脩，紂既無道，又重相謬，指笑炮炙，諫士刳囚，遂敗牧野，反商為周。

周幽褒姒

褒姒者，童妾之女，周幽王之后也。初，夏之衰也，褒人之神化為二龍，同於王庭而言曰：「余，褒之二君也。」夏后卜殺之與去，莫吉。卜請其漦藏之而吉，乃布幣焉。龍忽不見，而藏漦櫝中，乃置之郊，至周，莫之敢發也。及周厲王之末，發而觀之，漦流於庭，不可除也。王使婦人裸而譟之，化為玄蜥，入後宮，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，既笄而孕，當宣王之時產。無夫而乳，懼而棄之。先是有童謠曰：「檿弧箕服，寔亡周國。」宣王聞之。後有人夫妻賣檿弧箕服之器者，王使執而戮之，夫妻夜逃，聞童妾遭棄而夜號，哀而取之，遂竄於褒。長而美好，褒人姁有獄，獻之以贖，幽王受而嬖之，遂釋褒姁，故號曰褒姒。既生子伯服，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，而立褒姒為后，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為太子。幽王惑於褒姒，出入與之同乘，不卹國事，驅馳弋獵不時，以適褒姒之意。飲酒流湎，倡優在前，以夜續晝。褒姒不笑，幽王乃欲其笑，萬端，故不笑，幽王為烽燧大鼓，有寇至，則舉，諸侯悉至而無寇，褒姒乃大笑。幽王欲悅之，數為舉烽火，其後不信，諸侯不至。忠諫者誅，唯褒姒言是從。上下相諛，百姓乖離，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，幽王舉烽燧徵兵，莫至，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，虜褒姒，盡取周賂而去。於是諸侯乃即申侯，而共立故太子宜咎，是為平王。自是之後，周與諸侯無異。詩曰：「赫赫宗周，褒姒滅之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褒神龍變，寔生褒姒，興配幽王，廢后太子，舉烽致兵，笑寇不至，申侯伐周，果滅其祀。

衛宣公姜

宣姜者，齊侯之女，衛宣公之夫人也。初，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，以為太子，又娶於齊，曰宣姜，生壽及朔。夷姜既死，宣姜欲立壽，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。公使伋子之齊，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，曰：「有四馬白旄至者，必要殺之。」壽聞之，以告太子曰：「太子其避之。」伋子曰：「不可。夫棄父之命，則惡用子也！」壽度太子必行，乃與太子飲，奪之旄而行，盜殺之。伋子醒，求旄不得，遽往追之，壽已死矣。伋子痛壽為己死，乃謂盜曰：「所欲殺者乃我也，此何罪，請殺我。」盜又殺之。二子既死，朔遂立為太子，宣公薨，朔立是為惠公，竟終無後，亂及五世，至戴公而後寧。詩云：「乃如之人，德音無良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衛之宣姜，謀危太子，欲立子壽，陰設力士，壽乃俱死，衛果危殆，五世不寧，亂由姜起。

魯桓文姜

文姜者，齊侯之女，魯桓公之夫人也。內亂其兄齊襄公。桓公將伐鄭納厲公，既行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，申繻曰：「不可。女有家，男有室，無相瀆也，謂之有禮，易此必敗。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。」桓公不聽，遂與如齊。文姜與襄公通，桓公怒，禁之不止。文姜以告襄公，襄公享桓公酒，醉之，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，因拉其脅而殺之，遂死於車。魯人求彭生以除恥，齊人殺彭生。詩曰：「亂匪降自天，生自婦人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文姜淫亂，配魯桓公，與俱歸齊，齊襄淫通，俾厥彭生，摧幹拉胸，維女為亂，卒成禍凶。

魯莊哀姜

哀姜者，齊侯之女，莊公之夫人也。初，哀姜未入時，公數如齊，與哀姜淫。既入，與其弟叔姜俱。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，大夫夏甫不忌曰：「婦贄不過棗栗，以致禮也。

男贄不過玉帛禽鳥，以章物也。今婦贄用幣，是男女無別也。男女之別，國之大節也。無乃不可乎？」公不聽，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，刻其桷，以夸哀姜。哀姜驕淫，通於二叔公子慶父、公子牙。哀姜欲立慶父，公薨，子般立，慶父與哀姜謀，遂殺子般於黨氏，立叔姜之子，是為閔公。閔公既立，慶父與哀姜淫益甚，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，遂使卜齮襲弒閔公於武闈。將自立，魯人謀之，慶父恐，奔莒，哀姜奔邾。齊桓公立僖公，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，乃召哀姜，酖而殺之，魯遂殺慶父。詩云：「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！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哀姜好邪，淫於魯莊，延及二叔，驕妒縱橫，慶父是依，國適以亡，齊桓征伐，酖殺哀姜。

晉獻驪姬

驪姬者，驪戎之女，晉獻公之夫人也。初，獻公娶於齊，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，又娶二女於戎，生公子重耳、夷吾。獻公伐驪戎，克之，獲驪姬以歸，生奚齊、卓子。驪姬嬖於獻公，齊姜先死，公乃立驪姬以為夫人。驪姬欲立奚齊，乃與弟謀曰：「一朝不朝，其閒用刀，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閒也。」於是驪姬乃說公曰：「曲沃，君之宗邑也；蒲與二屈，君之境也。不可以無主。宗邑無主，則民不畏邊境；無主，則開寇心。夫寇生其心，民嫚其政，國之患也。若使太子主曲沃，二公子主蒲與二屈，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。」遂使太子居曲沃，重耳居蒲，夷吾居二屈。□□驪姬既遠太子，乃夜泣，公問其故，對曰：「吾聞申生為人，甚好仁而強，甚寬惠而慈於民，今謂君惑於我，必亂國，無乃以國民之故，行強於君，君未終命而歿，君其柰何？胡不殺我，無以一妾亂百姓。」公曰：「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？」驪姬曰：「為民與為父異。夫殺君利民，民孰不戴。苟父利而得寵，除亂而眾說，孰不欲焉。雖其愛君，欲不勝也。若紂有良子，而先殺紂，毋章其惡，鈞死也，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。自吾先君武公兼翼，而楚穆弒成。此皆為民而不顧親，君不早圖，禍且及矣。」公懼曰：「柰何而可？」驪姬曰：「君何不老而授之政。彼得政而治之，殆將釋君乎？」公曰：「不可，吾將圖之。」由此疑太子。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：「君夢見齊姜，亟往祀焉。」申生祭於曲沃，歸福於絳，公田不在，驪姬受福，乃寘鴆於酒，施毒於脯。公至，召申生將胙，驪姬曰：「食自外來，不可不試也。」覆酒於地，地墳，申生恐而出。驪姬與犬，犬死，飲小臣，小臣死之。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，見申生哭曰：「嗟乎！國，子之國，子何遲為君？有父恩忍之，況國人乎！弒父以求利，人孰利之？」獻公使人謂太子曰：「爾其圖之。」太傅里克曰：「太子入自明可以生，不則不可以生。」太子曰：「吾君老矣。若入而自

明，則驪姬死，吾君不安。」遂自經於新城廟。公遂殺少傅杜原款。使閽楚刺重耳，重耳奔狄。使賈華刺夷吾，夷吾奔梁。盡逐群公子，乃立奚齊。獻公卒，奚齊立，里克殺之。卓子立，又殺之。乃戮驪姬，鞭而殺之。於是秦立夷吾，是為惠公。惠公死，子圉立，是為懷公。晉人殺懷公於高梁，立重耳，是為文公。亂及五世然後定。詩曰：「婦有長舌，惟厲之階。」又曰：「哲婦傾城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驪姬繼母，惑亂晉獻，謀譖太子，毒酒為權，果弒申生，公子出奔，身又伏辜，五世亂昏。

魯宣繆姜

繆姜者，齊侯之女，魯宣公之夫人，成公母也。聰慧而行亂，故謚曰繆。初，成公幼，繆姜通於叔孫宣伯，名僑如。僑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。晉楚戰于鄢陵，公出佐晉。將行，姜告公必逐季孟，是背君也，公辭以晉難，請反聽命。又貨晉大夫，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，許殺仲孫蔑，以魯士晉為內臣。魯人不順僑如，明而逐之，僑如奔齊，魯遂擯繆姜於東宮。始往，繆姜使筮之，遇艮之六。史曰：「是謂艮之隨。隨其出也，君必速出。」姜曰：「亡。是於周易曰『隨，元亨利貞，无咎。』元，善之長也；亨，嘉之會也；利，義之和也；貞，事之幹也。終故不可誣也，是以雖隨无咎。今我婦人而與於亂，固在下位，而有不仁，不可謂元；不靖國家，不可謂亨；作而害身，不可謂利；棄位而放，不可謂貞。有四德者，隨而無咎，我皆無之，豈隨也哉！我則取惡，能無咎乎！必死於此，不得出矣。」卒薨於東宮。君子曰：「惜哉繆姜！雖有聰慧之質，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。」詩曰：「士之耽兮，猶可說也，女之耽兮，不可說也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繆姜淫泆，宣伯是阻，謀逐季孟，欲使專魯，既廢見擯，心意摧下，後雖善言，終不能補。

陳女夏姬

陳女夏姬者，陳大夫夏徵舒之母，御叔之妻也。其狀美好無匹，內挾伎術，蓋老而復壯者。三為王后，七為夫人。公侯爭之，莫不迷惑失意。夏姬之子徵舒為大夫，公孫寧儀、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，或衣其衣，或裴其幡，以戲於朝。泄冶見之，謂曰：「君有不善，子宜掩之。今自子率君而為之，不待幽閒於朝廷，以戲士民，其謂爾何？」二人以告靈公，靈公曰：「眾人知之，吾不善無害也。泄冶知之，寡人恥焉。」乃使人

徵賊泄冶而殺之。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，公戲二子曰：「徵舒似汝。」二子亦曰：「不若其似公也。」徵舒疾此言。靈公罷酒出，徵舒伏弩廄門，射殺靈公。公孫寧儀、行父皆奔楚，靈公太子午奔晉。其明年，楚莊王舉兵誅徵舒，定陳國，立午，是為成公。莊王見夏姬美好，將納之，申公巫臣諫曰：「不可。王討罪也，而納夏姬，是貪色也。貪色為淫，淫為大罰。願王圖之。」王從之，使壞後垣而出之。將軍子反見美，又欲取之。巫臣諫曰：「是不祥人也。殺御叔，弒靈公，戮夏南，出孔儀，喪陳國。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取是！」子反乃止。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，襄老死於邲，亡其尸，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。巫臣見夏姬，謂曰：「子歸，我將聘汝。」及恭王即位，巫臣聘於齊，盡與其室俱，至鄭，使人召夏姬曰：「尸可得也。」夏姬從之，巫臣使介歸幣於楚，而與夏姬奔晉。大夫子反怨之，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。詩云：「乃如之人兮，懷昏姻也，大無信也，不知命也。」言嬖色殞命也。

頌曰：夏姬好美，滅國破陳，走二大夫，殺子之身，殆誤楚莊，敗亂巫臣，子反悔懼，申公族分。

齊靈聲姬

聲姬者，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，太子光之母也，號孟子。淫通於大夫慶剋，與之蒙衣乘輦，而入於閎，鮑牽見之，以告國佐。國佐召慶剋，將詢之，慶剋久不出，以告孟子曰：「國佐非我。」孟子怒。時國佐相靈公，會諸侯於柯陵，高子鮑子處內守，及還，將至，閉門而索客，孟子訴之曰：「高鮑將不內君，而欲立公子角，國佐知之。」公怒，刖鮑牽而逐高子、國佐，二人奔莒，更以崔杼為大夫，使慶剋佐之，乃帥師圍莒，不勝，國佐使人殺慶剋，靈公與佐盟而復之。孟子又愬而殺之。及靈公薨，高鮑皆復遂殺孟子，齊亂乃息。詩云：「匪教匪誨，時維婦寺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齊靈聲姬，厥行亂失，淫於慶剋，鮑牽是疾，譖愬高鮑，遂以奔亡，好禍用亡，亦以事喪。

齊東郭姜

齊東郭姜者，棠公之妻，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。美而有色。棠公死，崔子弔而說姜，遂與偃謀娶之。既居其室，比於公宮，莊公通焉，驟如崔氏，崔子知之。異日，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，崔子慍，告有疾不出，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，由臺上與東郭姜戲，

公下從之，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，公推之曰：「開余。」東郭姜曰：「老夫在此，未及收髮。」公曰：「余開崔子之疾也，不開？」崔子與姜自側戶出，閉門，聚眾鳴鼓，公恐，擁柱而歌。公請於崔氏曰：「孤知有罪矣，請改心事吾子。若不信，請盟。」崔子曰：「臣不敢聞命。」乃避之。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：「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。」崔氏之宰曰：「君之臣杼，有疾不在，侍臣不敢聞命。」公踰牆而逃，崔氏射公中踵，公反墮，遂弒公。先是時，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毋咎俱入，崔子愛之，使為相室，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、少子彊。及姜入後，生二子明、成。成有疾，崔子廢成，而以明為後。成使人請崔邑以老，崔子哀而許之。棠毋咎與東郭偃爭而不成，成與彊怒，將欲殺之，以告慶封。慶封，齊大夫也，陰與崔氏爭權，欲其相滅也。謂二子曰：「殺之。」於是二子歸殺棠毋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。崔子怒，愬之於慶氏曰：「吾不肖，有子不能教也，以至於此。吾事夫子，國人之所知也，唯辱使者，不可以已。」慶封乃使盧蒲嫳帥徒眾，與國人焚其庫廄，而殺成、姜。崔氏之妻曰：「生若此，不若死。」遂自經而死。崔子歸見庫廄皆焚，妻子皆死，又自經而死。君子曰：「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，又殘其身，可謂不祥矣。」詩曰：「枝葉未有害，本實先敗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齊東郭姜，崔杼之妻，惑亂莊公，毋咎是依，禍及明成，爭邑相殺，父母無聊，崔氏遂滅。

衛二亂女

衛二亂女者，南子及衛伯姬也。南子者，宋女衛靈公之夫人，通於宋子朝，太子蒯聵知而惡之，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：「太子欲殺我。」靈公大怒蒯聵，蒯聵奔宋。靈公薨，蒯聵之子輒立，是為出公。衛伯姬者，蒯聵之姊也，孔文子之妻，孔悝之母也。悝相出公。文子卒，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。姬使良夫於蒯聵，蒯聵曰：「子苟能內我於國，報子以乘軒，免子三死。」與盟，許以姬為良夫妻。良夫喜，以告姬，姬大悅，良夫乃與蒯聵入舍孔氏之圃。昏時二人蒙衣而乘，遂入至姬所。已食，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胄之士，迫其子悝於廁，強盟之。出公奔魯，子路死之，蒯聵遂立，是為莊公。殺夫人南子，又殺渾良夫。莊公以戎州之亂，又出奔，四年而出公復入。將入，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。二女為亂五世，至悼公而後定。詩云：「相鼠有皮，人而無儀。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為？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南子惑淫，宋朝是親，譖彼蒯聵，使之出奔，悝母亦嬖，出入兩君，二亂交錯，咸以滅身。

趙靈吳女

趙靈吳女者，號孟姚吳廣之女，趙武靈王之后也。初，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，生子章，立以為后，章為太子。王嘗夢見處女，鼓瑟而歌，曰：「美人熒熒兮，顏若苕之榮，命兮命兮，逢天時而生，曾莫我嬴嬴。」異日，王飲酒樂，數言所夢，想見其人，吳廣聞之，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，甚有色焉，王愛幸之，不能離，數年，生子何。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，太子無慈孝之行，王乃廢后與太子，而立孟姚為惠后，以何為王，是為惠文王。武靈王自號主父，封章於代，號安陽君。四年，朝群臣，安陽君來朝，主父從旁觀窺，群臣宗室見章儼然也，反臣於弟，心憐之。是時惠后死久恩衰，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，計未決而輟。主父游沙丘宮，章以其徒作亂，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，章走主父，主父閉之，兌因圍主父宮。既殺章，乃相與謀曰：「以章圍主父，即解兵，吾屬夷矣。」乃遂圍主父，主父欲出不得，又不得食，乃探雀　　而食之，三月餘，遂餓死沙丘宮。詩曰：「流言以對，寇攘式內。」言不善之從內出也。

頌曰：吳女苕顏，神寤趙靈，既見嬖近，惑心乃生，廢后興戎，子何是成，主閉沙丘，國以亂傾。

楚考李后

楚考李后者，趙人李園之女弟，楚考烈王之后也。初，考烈王無子，春申君患之，李園為春申君舍人，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，知有身，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：「楚王之貴幸君，雖兄弟不如，今君相楚三十餘年，而王無子，即百歲後，將立兄弟，即楚更立君後，彼亦各貴其所親，又安得長有寵乎？非徒然也，君用事久，多失禮於王兄弟。王兄弟誠立，禍且及身，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！今妾知有身矣，而人莫知，妾之幸君未久，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，楚王必妾，妾賴天有子男，則是君之子為王也，楚國盡可得，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！」春申君大然之，乃出園女弟謹舍之，言之考烈王，考烈王召而幸之，遂生子悼，立為太子，園女弟為后，而李園貴用事，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。及考烈王死，園乃殺春申君，滅其家，悼立，是為幽王。后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，是為哀王。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，疑哀王，乃襲殺哀王及太后，盡滅李園之家，而立負芻為王。五年，而秦滅之。詩云：「盜言孔甘，亂是用餤。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李園女弟，發跡春申，考烈無子，果得納身，知重而入，遂得為嗣，既立畔本，宗族滅弒。

趙悼倡后

倡后者，邯鄲之倡，趙悼襄王之后也。前日而亂一宗之族。既寡，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。李牧諫曰：「不可。女之不正，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。此女亂一宗，大王不畏乎？」王曰：「亂與不亂，在寡人為政。」遂娶之。初，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。倡后既入為姬，生子遷。倡后既嬖幸於王，陰譖后及太子於王，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，王遂廢嘉而立遷，黜后而立倡姬為后。及悼襄王薨，遷立，是為幽閔王。倡后淫佚不正，通於春平君，多受秦賂，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。其後秦兵徑入，莫能距遷，遂見虜於秦，趙亡。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，乃殺倡后而滅其家，共立嘉於代，七年，不能勝秦，趙遂滅為郡。詩云：「人而無禮，不死胡俟？」此之謂也。

頌曰：趙悼倡后，貪叨無足，隳廢后適，執詐不慤，淫亂春平，窮意所欲，受賂亡趙，身死滅國。